

美國的平凡~Tulane 見習心得

杜業豐／醫學九十五級

出色的思考、豐富的知識、熟練的身體檢查，是我對美國醫學生的想像。啟發式的教學、清晰的邏輯、醫病關係的和諧，是我對美國醫生的想像。帶著一點點的期待踏上這遙遠的旅程，看看是不是能夠受到一些巨大的衝擊，或許可以改變一些現在的學習方式及態度。

出國前的期末買了本白袍來看，訝異於那位哈佛畢業生在醫學院階段就有的深邃的思考，我們遠遠不及，不僅是醫學知



▲ Canal St streetcar 是遊遍紐奧良的好幫手。St. Charles Streetcar則是全美最古老的街車



▲紐奧良古老的城市中心 Jackson Square & St. Louis Cathedral

識，也包括生活的智慧與自律。深深共鳴的是，書中提到許多醫學生的焦慮，就正如我們一樣。擔心自己的醫學知識少的可憐、擔心國考什麼都不會、覺得基礎醫學的記憶幾乎已經流失殆盡……

帶著這麼一點點拼拼湊湊的印象，我來到了美國。紐奧良(New Orleans)，別號Big

Easy，大消遙城。我們決定在開始Tulane見習前，用一個禮拜的時間來探索這個奇特的城市，黑人之城、爵士之都。

在美國買下Louisiana之前，這個南方大州先後是西班牙及法國的殖民地，也留下了濃厚的法國風情。因為美國佬和法國人的格格不入，這個地方的文化隔著運河大街各自發展，造就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情。法國區保留了典雅的建築，古老的教堂，穿梭的騾車，滿街的爵士音樂，各式各樣的街頭表演，以及傳統的老市場。還有一條夜夜瘋狂的波本街，街道又靜又臭到處都是酸酸的啤酒味，每到夜間人手一杯雞尾酒，醇釀醃的酒吧客則倚著二樓的鐵欄杆，丟下一串串的珍珠，喧嚷著叫路過的

▲ French Quarter內典雅的Royal Street，保留法國國古老的建築風味



▲相較之下，French Quarter內夜夜瘋狂的Bourbon Street就顯得庸俗多了，醜陋、擁擠、色情、醜陋的啤酒味佔據了整條街。

遊客露出內衣內褲……。偶然還會遇到騎著馬兒的警察巡邏，踢踢踏踏的從一間間的脫衣舞廳前面漫步而過。

這就是我認識的美國嗎？滿地的垃圾、恣意闖紅燈的行人拍著綠燈轉彎的車輛叫他不要擋著了路。這個地方實在是瘋狂而庸俗啊！

去醫院報到的第一天，我和同學被直接分到內科的心臟科。當我們拿著單子去內科辦公室報到的時候，卻被丟在辦公室的角落一個多小時，負責的小姐偶爾從我



▲來美國最棒的事大概是和這家人的相處吧。

們的前面經過，跟我們胡亂道個歉但是我們再等一等……。最後我們終於各自得到一張紙！上面寫著要去什麼醫院找什麼醫生，就這樣而已。哦！美國人的辦事效率！竟耗費她這麼久的時間去印出這麼兩張早該存在的表格。

拿起表格一看，我被分到VA/Veterans Affairs Hospital，而我的同學被分到Charity Hospital。我們還以為會在Tulane University Hospital啊。好不容易找到了醫院，找到了我team裡的Yellow，結果他竟然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，也不知道Tulane對我們

的計劃是什麼，讓我相當的失望。我只能告訴自己，我來到的城市叫做Baton Rouge，大家做事都比較隨興一點。結束荒謬的第一天，下午兩點左右才跟Yellow打聲招呼，他就叫我可以回家了。

之後的日子，在我可以流暢的跟他們對答之前，我只能以一個觀察者的角度，去看他們每天的生活，並試著去了解他們醫院的組織架構。

在這裡，心臟科沒有他們專屬的病房，也沒有他們primary care的病人，即使心肌梗塞的病人絡繹不絕，也只是偶爾接到照會才會出去看看病人。去評估是否需要做心導管，或是評估他的心臟能不能承受的起不是開心臟的手術，或是對一些比較複雜的病人，提供一點用藥上的建議。Consult team裡面的主治每一週會換一個，每個主治的風格都不太一樣，但不是每個都熱愛教學。也有查房疾如風的那種。但是在這個工作壓力不大的環境裡面，每個人要照顧的病人很少，一次查房要查的人也不多，若病人有很多問題要問，主治醫師隨時可以停下來多跟病人講幾句話，一點問題也沒有。

我跟著intern接病人，看他們如何使用電子化的病歷，聽他們如何跟主治醫師報告及討論病人，聽Yellow及Intern被主治的簡

單問題覺得慘兮兮，漸漸發現，美國的醫生或是醫學生並不如我所想像的那樣出色，我看到他們平凡的一面。Fellow及Intern都是四點不到就早下班，沒有接到照會的時候就在小小的房間裡面上網看新聞、收信、看電腦賣多少錢，或是拿著PDA玩小遊戲，言談中常是前一天晚上去哪兒玩，fellow接到照會的時候會先碎碎唸的罵一串髒話，心不甘情不願的去看照會，如果我可以代勞，就由我自己去看完，回來打照會意見再報告給主治醫師。Intern去看病人前也需要先看一下麻州住院醫師手冊寫些什麼，才知道要去問些什麼。從上到下身體檢查感覺都相當的粗糙且快速，即使大部分的病人都相當的配合，不停重複播放著一樣的病史，也很樂意被檢查。



▲French Market就像我們台灣的傳統市場，我們正大口的享受當地特產——鱈魚香腸

在這間醫院，病人的配合讓醫生不用花太多心思去經營醫病關係。語言的隔閡漸漸的消除，我慢慢發現美國醫學生與我們的不同。那就是語言！閱讀的速度以及閱讀的理解力造成我們學習果效上極大的差異。我閱讀病歷的速度輸了他們一截，讀完了還要想一想，他們早已經不知道跑哪裡去了。我讀paper的速度輸他們一截，我要花一個晚上才能讀完的paper，他們一個中午不到半個小時邊吃邊讀就可以消化掉一半。英文不是我們的母語，聽力與口語能力再怎麼加強，也無法改善我在閱讀英文上的速度，即便有改善一些，也是遠遠的落在美國人之後。於是我知道，台灣的醫學生必須更加的努力，去彌補我們在閱讀能力上的落差。成大醫學生也可以更加的自信，因為我們有許多的好老師，並不在他們的程度以下，甚至有好些老師的教學可以更勝過他們一



▲品嚐道地的紐奧良冰品——Snol Ball



▲吃完Snol Ball後恐怖的藍色舌頭

些。

我從Big Easy回來了，我看到了美國醫院平凡的一面，而我也知道需要極度的自律與努力，才能幫助我在這英文掛帥的醫學世界之內，得到足夠的知識與裝備。最後以內分泌學先

鋒Charles Edouard Brown-Séquard的話共勉：「從

事醫生的工作是一生的辛勞，而且需要活在高度的自制之下。」

1996年，

《給學生們的建議》



▲與Nelson全家享用禮拜天的BBQ大餐，也順便幫他們慶祝20週年的結婚紀念日

▲道地的紐奧良美食——Cafe Du Monde & Beignet(法式甜甜圈)